

ZHONGWAITONGHUAJIANSHANGCIDIAN

中外童话

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外童话

鉴赏辞典



中外童话

主编 任溶溶 戴达

鉴赏辞典
(下)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童话鉴赏辞典/任溶溶、戴达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7
ISBN 7-5326-1993-1

I. 中... II. ①任...②戴... III. 童话—文学欣赏—世界 IV. I1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2833 号

中外童话鉴赏辞典

(全二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1.125 插页 10 字数 1 849 000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7-5326-1993-1/I·68

定价: 9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571-85155604

失去斑纹的老虎

[荷兰] 安东尼·保尔

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最最高贵的要数兽王——老虎麦克了。它的一对眼睛炯炯有神,一张毛脸十分好看,走起路来精神抖擞。不过在它身上最出色的,还是它那身富丽堂皇的皮毛。这身皮毛厚厚实实,柔软光滑,蜜黄的底色上有一条条深褐色的斑纹,使人眼花缭乱。

一天早晨,兽王麦克一觉醒来,觉得身上有点不大对头,它走到河边去照照自己的影子。河水映出它明亮的眼睛,桃红的舌头和脸上拉拉碴碴的胡子,这些都跟平常一样。可它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它对着自己的影子横看竖看,终于看出名堂来了。它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它浑身的毛色竟成了一片蜜黄色,原来的深褐色斑纹不知哪里去了。

它自言自语地说:“天哪,斑纹也会丢失,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怪事!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它恢复了往日的镇定和沉着,出发去寻找斑纹。

它的样子很怪。其他动物看着它在面前经过,惊奇得眼睛圆睁,毛发倒竖,都在窃窃私议:“兽王麦克丢了斑纹,变成了黄老虎。”说着它们都慌忙溜进自己的窝里,去琢磨这件怪事。

兽王麦克在杂草堆、芦苇丛、树林里到处寻找。它甚至不放过漆黑的地洞,一个个都要探头到里边去张望一番,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

它伤心地越走越慢,只觉得脚沉得抬也抬不起来。走着走着,它来到了一块林中空地。空地中央有一棵树,树枝上挂着一样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东西。这东西是用一条条深色材料织成的口袋或篮子,有点像黄蜂窝,有点像吊床,又有点像一只长袜子。兽王盯住它左看右看,不觉怒从心头起,肚子里像压力锅一样憋足了一股气,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吼声:“我的斑纹!”

从那篮子不像篮子的东西里,一个扁平的头伸了出来。那头连在

一条长长的脖子不像脖子的东西上，原来那是大蟒的脑袋。大蟒用沙沙的声音说道：“你不要这样大声嚷嚷行不行？”它的说话声听上去像是衣袖在铁丝网上挂破的声音。

“我就是要发怒，我就是要吼叫！你这强盗！”

“你张牙舞爪，大惊小怪，又有什么用呢，”大蟒说，“我决不放弃已经到手的東西。”

“我问你，你怎么胆敢偷我的斑纹？”兽王说。

大蟒耸了耸肩。尽管大蟒没有肩膀好耸，它还是装腔作势耸了耸。

“你瞧着吧，要是你不肯把斑纹还给我……”兽王说。

“你准备怎么样？”大蟒说。

“——我要大发脾气了！”

“哎呀，多可怕呀！”大蟒说，“你要吼叫的话，先告诉我一声，让我把耳塞塞上，我最讨厌高声喧哗。”

兽王发出一阵瓮声瓮气的咕噜声：“你根本没有耳朵！”

“你也根本没有斑纹，”大蟒说，“没有了斑纹，你的模样丑极啦。”说着大蟒又缩进了吊篮。

兽王的嘴巴一张一合，气得说不出话来。它仔细想了一想，喊道：“难道你真的不肯把斑纹还我？”

“老虎，”大蟒说，“你的脑子倒不像你的模样那么蠢。”

兽王麦克并不理会它的嘲笑。它说：“咱们来谈谈交换条件怎么样？”

“嗯，我喜欢这间屋子，”大蟒说，“不过要是你为我另造一间更好的话……”

“什么样更好的呢？”

“噢，用树枝、象草造的房子，得又好又结实。”

“象草！”兽王说，“叫我怎么去造象草的房子呢？”

“大象会帮助你的。”说着，大蟒又缩进了窝。

兽王麦克来到河边，见许多大象都在河中央戏水，把水弄得稀里哗啦。看见兽王麦克一副狼狈相，它们笑得更加起劲，七嘴八舌地嚷开了：“瞧你这滑稽模样，忘了穿上你的足球衫啰，嗨嗨！”

兽王麦克心里想，尽管自己丢了斑纹，也远远比大象漂亮。它们的

耳朵像两大片白菜叶子，面孔前面还凸出水龙带那样的长鼻子，真是难看。可是麦克知道，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它装得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地说：“你们能不能帮个忙？我想为朋友造一间房子……这种活你们干起来要不了一会儿工夫，我想……”

“嗯，”领头的象说，“这么好的礼物送给谁呀？”

“不瞒你说，”兽王说，“是送给一条我认识的大蟒。”

领头的象仿佛同时吹起了小号大号，震得树上的香蕉一串串劈里啪啦掉下来。它浑身摆动，哈哈大笑，一副大象气派。大象都知道，大蟒跟谁都不来往，根本不可能跟老虎交朋友。

“我知道这件事很有点稀奇古怪，”兽王说道，“可你们瞧，大蟒拿走了我的斑纹。我不给它造一间房子，它就不肯还我斑纹。要是你们肯帮个忙，说不定我能干点什么报答你们……”

话是这么说，兽王麦克却想不出能为大象们干点什么。这时领头的象开了腔：“有件事你倒是办得到的。我们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麻烦：鳄鱼常常闯进我们这一带河里来，已经有一两个小家伙的脚脖子给它们咬伤了。既然你跟大蟒交上了朋友，那么你和鳄鱼也一定合得来。你去求它们别到我们这里来，它们一定会答应的！”

兽王站在高高的河岸上呼唤鳄鱼老奶奶。它静静地躺在水里，像根木头，只睁着一只卵石般的眼睛。

“喂，注意，”兽王麦克一本正经地叫道，“你们鳄鱼别上大象那带河里去，听到没有？”

鳄鱼老奶奶问道：“这是为什么？”

兽王麦克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后来它脑子一转，说道：“喂，你们知道，大象都是些笨头笨脑的大家伙，它们怕一旦你们靠得太近，会踩着你们的。”

鳄鱼老奶奶眼睛一眨不眨，盯住兽王麦克看了好一会儿才说：“既然大象那么怕踩着我们，它们为什么自己不挪那个地方呢？”

兽王想不到它会提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只能耍无赖地说：“它们不愿意，就是这么回事。”

鳄鱼老奶奶哇里哇啦地说：“要是我们搬走的话，你能给我们什么好处？”



“那你们就不会被踩着了。”兽王麦克说。

“这种好处我们听都不要听，”鳄鱼老奶奶露出一口像捕兽夹子般的牙齿说，“我们想听听究竟给我们什么好处。”

“真是倒了大霉，”兽王麦克在想，“这事有完没完？”

“我看，”鳄鱼老奶奶说，“要是你能管住猴子的话，我们可以搬一搬。”

“猴子？”兽王麦克说。

“是的，它们老扔椰子砸我们。它们以为这是最最开心的事。”

就在这时，椰子像雨点一样扔下来，砰，砰，砰，砸在一条条鳄鱼身上。“你看见没有？”鳄鱼老奶奶说，“你去让这些猴子停止恶作剧，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不挪窝。”

鳄鱼老奶奶不再吭声，静静地躺在水面上。它仿佛要向兽王显示，鳄鱼呆着不动，谁也没有办法。

“好吧。”兽王麦克说着跳开了。

“猴子，你们在这儿吗？”兽王麦克大声叫道。

椰子和烂熟的果子像雨点般打在兽王麦克身上，他知道猴子就在这个地方。

兽王麦克把身上的脏东西抖抖干净后喊：“喂，猴子们，请安静一下，我有要紧话对你们讲。”

猴子们立刻喧闹起来。

闹到后来，猴子们对自己这样大声吵闹也渐渐不耐烦起来，所以吵声逐渐低落。兽王麦克趁此机会又大声叫道：“猴子们！你们在哪儿？怎么听不见你们说话啦！”

听见老虎的吼叫，猴子们都不吭声了。

“猴子们！”兽王麦克大声喊道，“我刚从鳄鱼那儿来，它们感谢你们好意送了那么多礼物。请你们再送它们一点，越多越好。它们就喜欢椰子。谢谢你们，太谢谢了，好心的猴子。”

兽王跑去对鳄鱼说，猴子不会再朝它们身上扔椰子了。鳄鱼老奶奶连闭着的一只眼睛也睁了开来，问道：“你用什么法子对付它们的？”

“哦，”麦克说，“你一旦懂得猴子的心理，并不难对付它们。”

就这样，鳄鱼离开了大象活动的河面。

兽王麦克到大象那儿去说：“你们看到没有？鳄鱼已经搬走了。”
领头的象用风笛漏气般的响声问：“你用什么法子对付它们的？”
“哦，”兽王麦克说，“只要你懂得它们的脾气，它们是不会动不动就闹别扭的。”

就这样，大象们折断树枝，拔起象草，造起了一间小茅屋。

兽王到大蟒那里对它说：“你的新屋已经筑好，现在总可以把斑纹还给我了吧？”

大蟒一看小茅屋造得又精巧又结实，就爬了进去，把一团乱糟糟的老虎斑纹丢在地上。

兽王麦克像闪电一样解开了缠在一起的斑纹，披在身上。

顿时它觉得自己又恢复了虎虎的生气，快活地大声吼叫，像一只大猫一样，疯疯癫癫，欢蹦乱跳。过了一阵，它才想起自己是兽王麦克，一定要随时随地显出又威风又庄严的样子来。

于是它变得非常稳重，穿过森林，到处巡视，察看森林里的一切是否跟往常一样。

(徐朴 圣洁 译)

在遥远的大森林里，常常发生这样的故事：动物丢失了自己心爱的东西。鹅太太丢失了伞、鸭妈妈丢失了蛋、小猪丢失了草莓、鸟爸爸丢失了小宝宝……这些故事中，动物们丢失的东西，往往是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的，为动物所拥有的一些“身外之物”。动物们找寻其丢失之物的经历，便演绎出童话王国中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荷兰作家保尔的《失去斑纹的老虎》也属这样一类故事。作品让人感到趣味横生、并由此产生新奇感的，是作者对主人公失窃之物的奇妙设计，是随着老虎寻找它丢失的斑纹而出现的一个个富有个性化的童话角色，是由这些角色的神态言行共同构筑的充满幽默感的趣闻趣事。

悬念统摄着这个故事的全过程。还没有进入故事的情景，作品的标题就告诉我们：老虎失去了一件最不可能失去的东西——装点其毛皮的斑纹。作为森林之王，老虎高贵的气派、虎虎的生气和威风，很大程度依仗那长在厚实、柔软而光滑的蜜黄毛皮底色上的一条条深褐色斑纹而显现。那么，老虎的斑纹到哪里去了？失去斑纹的老虎将怎么去面对它的林中臣民？兽中之王老虎麦克所面临的尴尬可想而知。兽



王自有兽王的风范,这个失去斑纹的老虎并没有因为失窃而愤怒和慌张,相反它镇定沉着地开始寻找它的斑纹。于是,追随兽王的踪迹,我们看到了更为奇妙的故事,同时也看到了与之相关的林中生灵的不同姿态。

老虎在执著地寻找丢失的斑纹,杂草堆、芦苇丛、树林里,森林的每一个角落它都不放过。就在它几近灰心之时,突然发现树枝上挂着一样它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用一条条深色材料织成的口袋或篮子”。那不正是它苦苦寻找的斑纹吗?那么,老虎的斑纹何以会如此完整有形地挂在树上?是谁偷了老虎的斑纹?这一悬念终由蜷缩在这个“篮子不像篮子的东西里”的大蟒解开,原来老虎的斑纹被大蟒偷走了。但是大蟒是否愿意归还老虎的斑纹又是一个新的问题。老虎不得不按捺住内心的愤怒与大蟒谈判,从而达成协议,为大蟒造一间用树枝、象草造的房子以换回自己的斑纹。为了履行协议,老虎去求助大象,因为只有大象才能造出符合大蟒要求的房子。大象答应了它的要求,但条件是它必须赶走居住在大象活动的河中的鳄鱼;老虎于是找到了鳄鱼老奶奶,鳄鱼老奶奶同意搬家,但条件是要老虎制止猴子用椰子袭击鳄鱼,如此一来,老虎能否要回斑纹竟取决于它能否说服调皮的猴子停止对鳄鱼的袭击。有意思的是,老虎为索回斑纹,忍受了大蟒的讥讽、大象的嘲笑、鳄鱼的挑剔和猴子的顽劣,由发怒转为冷静,由冷静生出机智,最终不是靠要兽中之王的威风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达到了目的。

整篇童话围绕着老虎寻找丢失的斑纹而展开情节。作品给予人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奇特新鲜的创意。兽中之王丢失的东西居然是长于其身上的斑纹,这样的奇想使故事具有一种奇特的荒诞色彩。读者正是在这个充满荒诞美的童话境界中获得了阅读的愉悦。(王昆建)

克雷利耐特河上的桥

[法国] 皮·伽马拉

克雷利耐特小城的居民很烦恼。架在克雷利耐特河上的桥歪斜了,如果那座桥倒塌,那么克雷利耐特的居民就将和法国的其他地方失

去联系。那里将没有更多的贸易,没有更多的交通运输,没有更多的旅游者。

因此,修建那座桥是很必要的,但是弗雷姆勃锡很穷,市议会一筹莫展。

这时候,利奥波德先生和鲍佩特夫人看见市长和教师从市政厅里走出来。

“你们好,两位阁下,”利奥波德先生说,“正在忙着办理市里的公务吗?是不是要去重建那座桥?”

市长无限悲哀地摇摇头,“议会审查了各种建桥计划,但都要承担可怕的费用,我们永远支付不起。”

“虽然如此,你必须作出决断,”鲍佩特夫人强调说。她与市长靠得很近,那长鼻子几乎戳到了市长的脸上,“没有一座桥,我们要破产。没有一个人敢冒险去跨过我们那座倒霉的桥。”

教师手搭凉棚,向大桥的方向凝视着。“有人走过来了!”他叫道。

“一个陌生人!不可理解!他一点也不害怕。”利奥波德叫道。

“多惊人!”教师同意,“他一定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瞧他穿着红的和黑的衣裳,从这边跳到那边;他还奇怪地笑着,眼睛里闪闪发光。”

那陌生人过了桥,走近人群,很有礼貌地向每个人鞠躬,他那赤热的眼睛,就像深红色的宝石。“我很荣幸,”他说,“能来拜访久仰的克雷利耐特居民。”

“先生是来旅游的吗?”旅馆老板彬彬有礼地问。

“是的,我做买卖。”

“你卖什么?”

“任何东西:香肠、汽车、房子、衬衣、桥……”

市长向前跨了一步。“你说桥?你卖桥?”

“当然,桥。各种各样的桥:大桥、小桥、不大不小的桥;木头桥、铁桥、混凝土桥。”

市长搔着头皮:“刚才我们正在谈论桥。我们需要一座桥,一座有两个或三个拱门的、坚实牢固的桥。”

“容易!”陌生人说着,和蔼地微笑了。

“一座桥要多少价钱?”鲍佩特夫人大咧咧地问。





“一个钱也不要。”教师说得更清楚，最清楚的是教师说得更清楚。

四个弗雷姆勃锡居民高兴得跳起来。但教师说：“这是不可能的。假如你为我们造一座新桥，你一定会向我们要什么东西作为交换。”

“几乎不要一点东西。”陌生人说。

里说：“那么你将向我们要点什么呢？”

“你们的词汇。”

听了陌生人的话，人们都大吃一惊。“你们把你们的词汇给我，我就在五秒钟内为你们建造一座美丽的桥。请注意，我不是要你们的全部词汇，我会留下你们每天必需的少量词汇，如：吃、睡、面包、牛奶、咖啡……”

“我不理解，”教师低声说道，“你要我们的这些词汇干什么？”

“那是我的买卖。”陌生人说，“咱说定，你们把你们的词汇给我，我为你们建造一座桥——一座壮丽的钢筋混凝土大桥，保证能使用十个世纪！”

“这是一个笑话！”市长低声说，“再说，如果你拿走了我们的词汇，我们说话会十分困难。”

“不，不，不。我将留下足以使你们满意的词汇。难道你们要说那么多词汇吗？我将留给你们最重要的词汇。同时，我将在五秒钟内建造一座特别的桥。”

“那么，你是一个魔法师？”旅馆老板问。

“我有一种非常非常高深的技术出售。”陌生人谦逊地说。

“我们至少可以试一试。”利奥波德先生说。

“好吧，”鲍佩特夫人说，“让他拿走我们的词汇，我们就有一座桥了。”

“我反对！”教师叫着说，“我们永远不能送掉我们的词汇。无论如何，这是不切实际的玩笑。难道你们真认为能在五秒钟内造起一座桥吗？”

“不管怎样，让我们试试看。”旅馆老板说。

“那么，你们同意了？”陌生人不好意地推断说，“我留给你们少数词汇——我开头说过的：面包、牛奶、吃、喝、睡、房子、椅子——我为你们造一座特别好的桥。”

“行。”市长、旅馆老板和食品老板说。

教师正想摇头拒绝，但已经太迟了。陌生人已经转向破烂不堪的桥，用他的食指一指。突然，那里出现了一座美丽的三拱门大桥，在天空的衬托下，显示出一个黑色的剪影。

市长用臂肘碰碰旅馆老板说道：“面包、牛奶、吃、喝。”

旅馆老板看看他，回答说：“喝、睡、房子、椅子。”

市长困惑地看了看，又重复了一遍：“面包、牛奶、吃、喝。”

“椅子、房子、睡、面包。”旅馆老板说。

鲍佩特夫人也很想参加他们的交谈。“咖啡、椅子、吃、房子。”她的尖喉咙高声说。

陌生人很满意地笑了。

“这是耻辱！”教师突然叫道，“这是耻辱！这个人剥夺了你说话的权利，因为他拿走了你的全部词汇。从此，你的话别人再也听不懂了。”

陌生人瞅着教师。“你不能正常说话。”他严厉地说，“市长的词汇已经归我了，他就得按我的规矩说话。你要保持沉默，否则我就要毁掉大桥。”

“我反对！”教师叫道，“我是在这里教语言的，我不同意你们订的条约，你必须归还词汇。”

“喝、面包、吃、牛奶。”市长唠叨着，想竭力参与他们的争论。

“面包、面包、面包，椅子、椅子、椅……”鲍佩特夫人唱歌似地说。

陌生人长久地发出一阵讥讽的大笑，那笑声响彻小城的街道，激起了一片回声。

“我决不归还词汇！”

在不远的克雷利耐特河边，孩子们叫叫嚷嚷地在玩耍。小汽车和大卡车在古老的大桥上来来往往地行驶。时值初夏，这是一个晴朗而暖和的日子。克雷利耐特的教师醒来了，他擦了擦前额，觉察到原来自己是做了一个梦。桥仍旧很坚固，人们仍旧拥有大量的词汇，能尽情地描绘天空、大地、孩子、快乐和这宁静而安谧的夏天。词汇是丰富的。

（楼飞甫 译）





假如有一天,当一个人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不会说话了,或者说只会咿咿呀呀地说几个十分简单的词汇来表达意思的时候,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童话中的克雷利耐特小城正陷入这样的困境之中。“架在克雷利耐特河上的桥歪斜了”,这给小城贸易、旅游及与外界的交流造成了严重影响。可是,重建那座桥代价高昂,正如市长所说,建桥所要承担的可怕的费用,“我们永远支付不起”。

正当人们焦头烂额之际,居然有一个陌生人敢冒险跨过这座“倒霉的桥”向小城走来。更让小城的人们惊讶的是,他可以卖给他们桥,而且一个钱也不要,只要用人们的词汇做交换就行了。陌生人承诺道:“你们把你们的词汇给我,我就在五秒钟内为你们建造一座美丽的桥。请注意,我不是要你们的全部词汇,我会留下你们每天必需的少量词汇,如:吃、睡、面包、牛奶、咖啡……”这可真是个前所未有的买卖!

是一座桥重要,还是词汇重要呢?市长和小城的人们权衡了一番后答应了陌生人的条件。只有一个教师不同意,可当他想摇头拒绝却为时已晚。只见“陌生人已经转向破烂不堪的桥,用他的食指一指。突然,那里出现了一座美丽的三拱门大桥……”与此同时,意料中的情况发生了,人们想进行交谈,嘴里反复说出的却只有“面包、牛奶、吃、喝、咖啡”等几个日常生活的常用词语,连一句像样的话也连贯不成。这当然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因为小城的人们为了得到实惠交出了自己的词汇,也就意味着被他人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人与人之间已经无法正常交流了。

幸亏,这只是那个小城教师的一个噩梦。他睁开双眼时发现,克雷利耐特的生活一切如旧,大桥坚固屹立,孩子们在叫嚷玩耍,人们用自己的语言在自由地交流,尽情地表达。

在这篇童话里,“桥”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形象,它代表着沟通、交流的物质手段,小城的人们依靠桥梁与外界发生关系。而“词汇”则象征着沟通、交流的本质,小城的人们只有运用语言才能真正地实现彼此之间,以及与小城外的人进行思想交流与情感沟通。正所谓“听君之言,可察君之心”,再亮的镜子对人的映照也莫如语言来得真实。

有哲学家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人用来表达的手段,而且还是人类生存的家园,因为语言里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情感、思想和智慧等等。此说颇有见地。人们生活在语言的交流里,语言传递着人们的生活内容。假如一个民族被剥夺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就等于是被剥夺了民族的生存权利。都德《最后一课》描写过这样的情景,由于普鲁士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省等地,并规定那里的学校只准教德语课,不能上法语课,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在给孩子们上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时候动情地讲道:“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时候,只要好好保住自己的语言,就好比掌握了牢房的钥匙……”是的,只要民族的语言还保存着,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不会消亡,这个民族的精神就不会毁灭。

在这篇童话中,“桥”或许代表着人们在困境中急于希望得到的东西,而“词汇”则代表着人们的精神和灵魂。小城里的人们用“词汇”来交换一座好“桥”,或许象征着人们为了得到物质上的东西而用灵魂、精神去交换的举动。这种舍本逐末的行为,目光短浅,往往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而作者皮·伽马拉将这样的糟糕结果设计为小城教师的一个噩梦,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作者对人性中蒙昧、狭隘方面的担忧,也显示了他对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坚守。因为作者不希望这样的悲剧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冯 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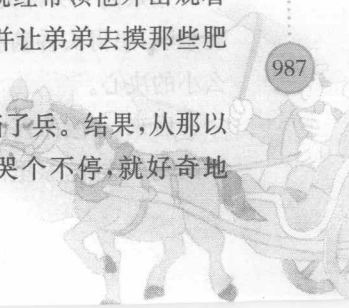
不肯长大的小泰莱莎

[意大利] 罗大里

泰莱莎是一位小巧聪明的姑娘,可爱得就像个玩具娃娃,因此,大家都叫她小泰莱莎。她和爸爸、妈妈、奶奶住在山上的一个乡村里,日子过得非常快活。

后来,弟弟安塞尔莫出世了。于是小泰莱莎就经常领他外出观看鲜艳美丽的花朵,去鸡场捡刚生下来的新鲜鸡蛋,并让弟弟去摸那些肥大温和的母牛。

一天,爆发了战争。小泰莱莎的父亲被抽去当了兵。结果,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小泰莱莎见妈妈和奶奶整天哭个不停,就好奇地





问道：“你们为什么哭呀？”

“你们为什么哭呀？”

“我可怜的小泰莱莎，可怜的小安塞尔莫，”妈妈回答说，“你们的爸爸再也回不来了。”

“那怎么行！”小泰莱莎叫道，“爸爸多好呀，我最最爱他。我马上给国王写封信，让他把爸爸还给我们，我们一步也不能离开爸爸。”

“国王是不可能把你爸爸还给我们了。”奶奶说，“国王派他去打仗，现在战争结束了，国王打胜了，但我们却遭受了无可挽救的损失，你的爸爸死了。”

“这太不合情理啦！”小泰莱莎气愤地说道，“也太不公平了，简直叫人有点莫名其妙！”

“我的孩子，”妈妈说，“等你长大后，你就知道了。”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小泰莱莎眼含泪水说道，“此外，我也不想再长了，就让我永远保持这个小小的身材吧。”

她的话一点也不假，自从那天起，小泰莱莎果真再也不长了。然而，小安塞尔莫却每天都在长，一直长到他能独自一人奔跑游玩的时候，可他的姐姐仍然是那么小，那么忧愁。

后来，当她的小伙伴都长成高大、健壮的美丽姑娘，开始为自己缝嫁衣的时候，小泰莱莎仍保持着原来的那个样子。于是，“不肯长大的小泰莱莎”这个绰号，从此就叫开了。

“小泰莱莎，”她们说，“如果你还是这么小，谁还娶你呀？”

“我谁也不嫁。”

“如果这样的话，小伙子们可就不来给你奏小夜曲啦。”

“对我来说，听不听它都一个样。”

“那样，你就无法穿高跟鞋啦。”

“我不要穿什么高跟鞋，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平底鞋。”

姑娘们一听都笑了，于是小泰莱莎就跑进了草房里。在那里，她想啊想啊，想得头昏脑胀，可始终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改变她要保持那么小的决心。

后来，小泰莱莎的妈妈由于悲伤过度，加之劳累，得了重病，被送进了医院。这样，家里的一切活儿都压在年老的奶奶身上了。小泰莱莎

每当看到弯着腰的奶奶，吃力地背着木柴朝家里走来时，心中别提是多么地难受了。

“我的命真苦啊，”奶奶一边打水一边说，“这一桶一桶的水太重了。唉，小泰莱莎，如果你能快点长大就好啦，也好减轻我的一点负担呀。”

小泰莱莎听后，暗地想试提一桶水，可是怎么提也提不起来。她想试背一捆柴，结果，非但没有背起来，反而摔了一跤，把膝盖皮也擦破了。

“看来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小泰莱莎说，“只有长大一点，但只能长大那么一丁点儿，能帮助奶奶干活就行了。”

说来也真怪，她真的就让自己长大了那么一丁点儿，然后就去井边打水。奶奶一见她手提满满一桶水，毫不费力地走进家里，简直高兴极了，把她亲了又亲。

“谢谢你，小泰莱莎，你真是一个好孩子。你再去叉点草料给母牛吃，好吗？今天，我的胳膊很痛，再说，杈子也太重了。”

于是，小泰莱莎就跑进她家草房附近的一间牛棚里，双手抓住草杈，但却提不起来，杈子重得就像是铅块似的。

“没有办法，”小泰莱莎说，“看来，我还得再长大一点儿。”

话音刚落，她真的又长大了一点儿。这样，她就和她以前的女伴们几乎一样高了。可是人们因叫惯了，仍然叫她“不肯长大的小泰莱莎”。因为，当一个人获得了一个绰号后，想要人们轻易忘记，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后来，奶奶去世了，可妈妈仍在医院里。于是，家中的一切事情又全落到了小泰莱莎的身上了。那时，弟弟才上小学一年级，每天早晨，小泰莱莎得按时叫醒弟弟，督促他把脸儿洗干净，给他准备好书包和早饭，然后再陪他去学校，回来后，又忙着准备中午饭，打扫房间，整理床铺，喂牛喂鸡，有时还得去园地里干活……

这样，一到晚上，小泰莱莎就又累又困，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可她还得去洗碗碟，把弟弟的衣服补好烫平。

“看来，我还得再长大一点儿，”小泰莱莎果断地说，“因为妈妈还没回来，弟弟又小，照料不了自己，如果我再不好好照顾他，那谁来关心他呢？”